

雪莉·杰克逊的小说世界为何“心魔”密布

□钱佳楠

作品体现着作家的修行。正像伍泽对周海亮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文字华丽,不是构思奇巧,而是如海亮这般,内心深处善良、正直,对人类苦难有着悲悯之心”。的确,无论是万物的芜杂,还是世俗的尘嚣,都丝毫没有影响或阻碍他对隐匿人性深处和生活底层那些圣洁美好的探寻、发现、呼唤的执着。在他以悲悯良知扫描着的朴素世界里,爱如一株株奇异清馨的花草,葳蕤于人物命运的沟沟坎坎,也芬芳于烟火生活的角角落落。

父母情深和儿女感恩的内容占了《鲜花盛开的菜园》《岁月的鞋子》这两本书的重要篇幅。有的属于作家亲身经历的回忆,有的则是根据现实故事线索的情节还原。不管是哪类作品,皆因为作家塑造的“实感”和注入的真情而生动,散发出直抵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例如,不顾年迈体衰,默默为儿子赎罪的老清洁工父亲(《角落里的垃圾车》);为了生命即将凋零的女儿,不惜违反赛规而拼命博取“冠军”的父亲(《男人情怀》);不顾身患严重高血压症,却为了给女儿“咬灾”,一口气吃下12个鸡蛋的母亲(《遥远的煮蛋》);为了能把儿子的病痛引到自己身上,寒夜里孤自“走药渣”的父亲(《十分痛》);为给考上大学的儿子凑足学费,说是去采购站卖蝎子,背地里却到地下血站偷偷卖血的父亲(《有多痛,有多快乐》);为了保护孩子尊严,甘心“受骗”和情愿被蒙在鼓里的父母(《一双白运动鞋》《紫砂茶具》)……如果说生活有着千种百般不幸的面孔,父爱母爱却都有着相同的容颜:坚韧的崇高和不屈的伟力。与我们读过的类似文章不同的是,周海亮的书写视角并没有单纯锚在艰涩沧桑的苦难上或儿女无尽感恩的倾诉上,他把种种父母之爱和儿女的反哺之情放进思索的炼丹炉,萃取出骨肉情愫的终极意义:“我宁愿相信世间真有一件用单纯、善良和亲情织成的铁布衫,当你把它穿到身上时,所有邪恶、丑陋、恐惧与死亡都不能伤你分毫。”(《铁布衫》)“我只希望,不管岁月穿了什么样的鞋子,它的脚步一定要慢下来,慢下来,让我的母亲,让我们的母亲,能够在她们最后的岁月里,多看一眼她们的儿女。”(《岁月的鞋子》)

生活的世界少不了阴晴冷暖,命运的漫途难免曲折坎坷。周海亮的作品明亮温暖,却也不回避现实社会杂生旺长的乱象和矛盾,甚至,他不乏用尖锐与激烈进行揭露。譬如城市冷漠的《城市花草》,譬如信任沦陷的《老人的忧伤》《小霞》,譬如教育缺位的《孩子,有些东西不属于你》等等。但是,城漂打工者养在阴暗地下室窗台上的花草,老人让孩子吃上既便宜干净又有营养的食品的善良愿望,小霞青春、快乐、朗澈、进取的性格,“我”对小女孩无理诉求的决绝态度——在这些锐硬的反思观照之下,他们人性品质中的点点星光依然令我们感受到希望。

“周海亮暖心书系”用饱蘸着挚情的文字柔婉却清晰诠释了爱的真谛:爱不仅是姿态,也是立场;爱不仅是情感,也是信仰;爱不仅是能力,也是智慧;爱不仅是付出,也是自赎。人生旅途,唯有心怀善悯的爱,才能灵魂坦荡,才能步履沉稳,生命才能始终被阳光照耀并温暖着。

记得年轻时和朋友们高谈“东西方恐怖故事”的异同。我们当时都觉得西方的惊悚电影只是恶心,并不吓人,真正让我们脊背发凉的是东方的恐怖故事。举例而言,西方的血腥故事多发生在孤岛、邮轮或者偏僻的汽车旅馆里,被吓了一跳后读者心想:只要我不去那些地方就没事了。然而东方的幽灵多出没于学校、家里的厕所甚至午夜客厅里的电视,看完鬼片之后,几天不敢去上厕所都属正常反应。

读了雪莉·杰克逊之后,我明白这种笼统的归纳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惊悚作家擅长书写的就是日常的恐怖。美国著名诗人埃米莉·狄金森曾说,读到好诗会有“头皮被削掉”的感觉,借此形容阅读杰克逊小说的感受再恰当不过。杰克逊的世界常常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里,普通人忽然跌进了人性的深渊,乌云盖顶,暴雨将至。新英格兰村镇是杰克逊故事常见的发生地,美国人通常都对乡村——尤其是新英格兰的乡村——抱有浪漫化的想象。那里的人善良、老实、虔诚,乐于助人,不像城里人那样一切唯利益至上。然而,在杰克逊的小说里,她无情地揭示出这美好的表面下隐有的“恐怖”:《抽彩》中的村民对集体的暴力如痴如狂;《度夏的人》里从纽约来的夫妇最终发现乡下人的友善和亲切都是因为他们给村里带来了生意;《邪恶的可能》或许是这一主题下最极致的展现:世代居住于此的老太太表面上关心邻居,也受人尊敬,但私底下会定期写匿名信给镇里人,指责尚不知晓丈夫出轨的妻子“愚蠢”,告诉一个年轻的母亲“别做梦了”,她的孩子就是弱智无疑,对一个家人即将动手术的邻居说“要留心,医生就算手术死了人还会照收钱”……老太太写这些信不是为了发泄,而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有无上的责任维护所在小镇道德上的“纯净”。这样把人性阴暗面剖开给人看的作品无疑会引起读者的不安,我们甚至会怀疑世间的所有善意:行善的人是真的善良,还是因为社会规范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或许,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勇气扪心自问。

杰克逊作品的另一大主题是亲密关系中的压抑、欲望和盲目。在《一念之间》里,妻子无意中瞥见烟灰缸,忽然冒出拿这个烟灰缸砸死丈夫的“怪念头”,在随后多年里不尽如人意的婚姻生活



《有花生的寻常一天: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集》[美]雪莉·杰克逊 著 钱佳楠 译 明室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语境之下,这个本来莫名其妙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情合理”。《史密斯太太的蜜月》可以说是“蓝胡子”民间传说的现代变奏,但小说真正惊悚的地方不在于这个新婚妻子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可能是报纸上刊登的连环杀妻案的真凶,而是这位妻子根本无从证实丈夫是否清白:每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看起来都像报上登的这个人,而这种事当然不能直接开口问丈夫,再说,就算她在丈夫的衣服口袋里偷偷摸出一把小刀,又能说明什么呢?《回家吧,路易莎》有着亲子关系中最令人心寒的一幕,路易莎出走多年之后回家,本以为父母会喜极而泣,热情相拥,没想到父母怀疑她是冒名顶替来骗赏金。路易莎说自己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因为报纸多次报道这一失踪案,所有骗子都能答出所有的生活细节。最终,路易莎放弃了,亲生父亲在离别前塞给她“回家”的车钱,还说,“希望有一天别人也能这么对待我们的路易莎”。

杰克逊的小说世界“心魔”密布,在现实生活中,她的命运也符合记者露丝·富兰克林于2016年出版的传记标题《雪莉·杰克逊:备受折磨的一生》。

雪莉·杰克逊1916年12月生于美国旧金山,父亲是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母亲是野心勃勃的建筑师之女,后者把自己的世俗欲望都转嫁到女儿身上,希望把女儿培养成上流社会的名媛,没想

寻钗探黛观红楼

□曾扬华



《钗黛之辨》曾扬华 著 领读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其实,钗、黛之争,不仅是激烈的,而且把它分辨清晰还是十分重要的,这至少有下面几点理由:

第一,《红楼梦》是一部长篇巨著,书中主要人物也不止一人,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可说是书中的四根大梁,缺一不可。因此,当这四人中有两个存在尖锐纷争的情况,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对其作出辨析了。

第二,林黛玉与薛宝钗这两个人物

到杰克逊生性内向害羞,不仅长相普通,还吃得胖胖的。即便当杰克逊以小说独步文坛时,母亲还会打电话指责她怎么可以把自己胖乎乎的“丑照”给记者登在杂志封面上。这样的母亲形象很像杰克逊笔下沉溺自我、从未真正“看见”孩子的父母。在雪城大学就读期间,杰克逊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斯坦利·埃德加·海曼,但是海曼和杰克逊所建立的婚恋关系颇似萨特向波伏娃提出的“实验”,海曼希望继续在婚外和别的女性发生关系,而且会向杰克逊“坦白”交往的所有细节。婚后的海曼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也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大学任教,杰克逊不仅要目睹他和别的女同事乃至女学生的一笔笔风流账,还要在很长的时间内独自挣钱抚养四个儿女并承担所有家务。杰克逊和丈夫所生活的大学城本宁顿是个非常保守闭塞的新英格兰小镇,一如她的虚构世界。杰克逊夫妇经常在周末举办文学派对,座上宾包括《看不见的人》的作者、著名的非裔作家拉尔夫·艾里森,然而,他们的自由派观念和作风违背了当时“白人至上”的社会规范,之后,杰克逊更因为女儿的教育问题跟学校老师起冲突,没想到到学校不仅偏袒这位常年体罚并羞辱学生的教师,而且当地的报纸和邻居还嘲笑杰克逊“小题大做”,这之后,杰克逊索性闭门不出。

可以想见,生活中腹背受敌的杰克逊很早就身心俱疲。她常年吸烟的习惯导致了慢性风湿、关节疼痛、乏力、头昏等种种健康问题,因为焦虑症而求诊心理医生,医生开给她的巴比妥类镇静药物在当时被认为是安全无害的。出于控制体重的需要,杰克逊还定期服用安非他命,叠加的药物使用和成瘾不仅没有缓解她的焦虑症,还加速了她身体的衰竭。1965年,杰克逊在家中午睡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48岁。

虽然杰克逊多舛的短暂人生不应成为对其作品要旨的全部解释,但是当同时代的读者指责她的作品太过极端、扭曲乃至邪恶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看清那些读者的盲目:对当时女性和少数族裔所遭遇的困境、对正笼罩全球政局的冷战以及对作为根基的人性阴暗面视若无睹。

(本文为《有花生的寻常一天: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集》的译后记,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应如何评价,这不仅仅是她俩本身的问题,还牵涉对其他许多跟她们有着紧密关联的人和事的认识。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得不到最起码和最基本的解决,那就更不用说对《红楼梦》全书能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了。

第三,《红楼梦》中有许多与其他作品不同的特别笔法,不弄明白它们,要真正读懂《红楼梦》就很难。“红学”中的许多争议,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不懂它的笔法,所以弄不懂、会错意,从而去和别人瞎争一气。在钗、黛之争中,更是大量存在这种情况。因此辨明这个问题的过程,其实也是解读《红楼梦》特别写作笔法的过程。它不但能使我们真正认识这两个人物,而且也能够帮助我们弄懂曹雪芹的种种特殊写作笔法,进而触类旁通地去解读《红楼梦》中的其他一些内容。在塑造钗、黛这两个重要人物时,对薛宝钗运用的特别笔法尤其多。基于以上原因,于是便有了写此“辨”的意愿。这里要“辨”的内容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钗、黛二人本身的评价;二是她们的婚姻、爱情悲剧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